



核心提示

即使被贴上小众、边缘的标签，诗歌也从未离开。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说，诗歌是独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，诗歌是西双版纳地摊上19.9元的实验，诗歌是灵魂最深处的需要……

“我不想被海岛困住”

写诗是一种对抗，对抗什么？谢健健说，“生活的虚无”。

谢健健的家在浙江的海岛上，叫洞头岛，距离温州33海里，没有建设跨海大桥以前，岛上的居民只能坐船去温州。

“小学3年级以前，我住在更偏远的半屏岛，半屏岛因为岛上的半屏山得名。”后来因半屏岛上的小学停办，谢健健一家迁至洞头岛。“那时候半屏岛和洞头岛没有连桥，出门要坐船。虽然迁到了洞头岛，但当时的洞头只能叫城镇，不能叫城市。”

岛上的生活是贫瘠的，不只是物质也包括精神。19岁离开岛屿前，谢健健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。“当时第一次坐高铁，忽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，心里会有一些落差。”

高中毕业谢健健离开海岛到浙江绍兴读大学。南方漫长的梅雨季带来的阴郁心境，让他一度很丧气。“大三、大四的时候我开始写小说，写在雨中颓废丧气的人们，像太宰治笔下的叶藏。”

回忆那段丧气的日子，谢健健剖白心迹，“一个男大学生从心里热爱文学，虽然没有发表作品，但一直在写东西，我觉得我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但现实仍要面对毕业、就业的迷茫。”

大四的时候谢健健把自己写的小说投给了一家杂志，小说发表后，他收到了5000元稿费。“我觉得我写小说可以，后面又开始尝试写诗。”因为写诗，谢健健阅读了很多国内外诗人的作品，这也让他看到了诗歌中更广阔的精神世界，“诗歌把我从消极的心态中拉了出来，会发现自己独居一隅非常狭隘。”

2019年毕业后，谢健健考上了老家的编制，回到洞头岛，在镇上的执法局工作。“工作环境比较压抑，需要加班和文字材料整理，写公文和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，非常繁杂和枯燥。”

在岛上，谢健健通过写诗来缓解自己的压抑和焦虑，“2019年我写了200多首诗。”他在一首诗里描写一位环卫工人，“一个7月的清晨，我路过车站路，看见她躺在长椅上睡着了，她拿手臂遮住那张过去的脸，好像这个车流涌动的时代与她无关。”

写环卫工人的谢健健，也在写自己。“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听着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，我渴望到山里面、到原始森林、到沙漠、去父亲没有去过的土地。”岛屿上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终究还是很遥远，他渴望与外界联结。

“我想要脱离海岛带来的影响，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再回来坚持我的生活，我不想被海岛困住。”在外人看来，谢健健的工作体面安稳，但他不喜欢这种固定的舒适，渴望到外面漂泊，他称这是海洋的气质，就像法国诗人保尔·瓦雷里写的诗“大海啊，永远在重新开始”。

2021年前后谢健健多次离开海岛，从岛屿走向高山，他希望在旅途中遇到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向外走的过程，也是向内自观的过程。回到海岛后，谢健健写了“高原来的灯塔”。

从2019年开始写诗，谢健健在很多诗刊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，并出版了自己的诗集《梅雨潮信》。2022年他入选中国作协，成了中国作协的会员。除了向诗刊投稿，他也把诗歌分享在多个社交平台上，获得了上万的点赞和收藏。他说，“作为微小的生命个体，我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。”



谢健健在海岛上

“接触失控才会遇到惊喜”

2020年10月，隔花人决定裸辞，去西双版纳的夜市上卖诗，她说这是一场“人生实验”。

大学毕业后，隔花人进入广告行业，在上海一家很有前景的公司工作。回忆那时候“太疲惫”，她想让自己放下来，但工作推着她不停向前走。“当然这在大城市很常见，大家都是在这种状态，没有人说这不对。但辞职后你离开了那座‘山’，在更高的地方看，或者在山脚下看，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那个样子。”

辞职后，隔花人住在朋友家。决定去西双版纳夜市上卖诗很偶然，“我弟弟在那里，说夜市很好玩，可以摆摊，卖诗是突发奇想。”不考虑生活来源和经济负担，隔花人觉得，这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。

“在2020年最后的2个月，我想知道是否可以靠卖诗养活自己，2个月又能写出多少诗。”卖诗可能会失败，但也有其他的可能，需要实验，隔花人说。

隔花人回忆，在西双版纳每天下午五六点出摊，晚上十点收摊。“摊位上是我印的明信片，明信片上有我朋友画的插画。游客可以定制诗，给我讲个故事，也可以给我一个主题，我把它们写成诗，一首诗19.9元。”

找隔花人写诗的大多是年轻人，也有年龄大的。她回忆，“一位40岁的大哥找我写诗，他给我的主题是小亭。他说他朋友的女儿写了小亭的诗，他想看看小朋友的视角和大人的视角有什么不同。”

除了夜市上的游客，互联网上也有人邀请隔花人写诗，“我会在西双版纳寄明信片给网友，明信片上会写上我的诗和名字。”

在西双版纳前隔花人一直在大城市工作，她认为，“一直待在一座小城市，视角会打不开。年轻人都想要光鲜的生活、更高的工资，更好的职位。”但在这里她发现，她之前所追求的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。

“我问这里的年轻人想不想去看更大的

世界，他们觉得在这里很快乐，每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和朋友聊天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。”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“当我认为他们的世界很小的时候，其实是我太狭隘了。”

西双版纳之行隔花人并没有挣到很多钱，“摆摊卖诗的两个月，近50首诗赚了不到2000元。”

虽然收入不多，但收获了另一种可行性。隔花人说，“在西双版纳卖诗一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也是我正式写诗的开端。”

隔花人把在西双版纳卖诗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，因为在互联网上写诗，隔花人收获了很多的关注。2021年高考，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首和高考相关的诗《难题》，被很多网友转评。

2022年隔花人开始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诗，“发第三首诗的时候，忽然爆火。”目前，隔花人在小红书拥有17.8万粉丝，网友评论她的诗灵气而充满哲思。

当然，除了被很多人喜欢，隔花人的诗也会被质疑。“写诗只是我的一小部分，如果你只把我认定为一个诗人，就把我看小了。”面对“你觉得你是个诗人吗”的问题时，她喜欢日本诗人寺山修司的回答，“我一生的职业都是寺山修司。”这个答案也是隔花人的答案。

离开西双版纳后，隔花人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写诗。2021年初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需要加班的工作，“那时候希望可以用文字影响他人，但这个目标很模糊，如何实现我只能去碰撞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撞到是什么。”

今年2月底，隔花人的诗集即将出版，诗集中收录了100多首她在2020年至2022年写的诗，她觉得离用文字影响他人的目标更近了。“我很少做长远的计划，接触随机性，接触失控状态，才会遇到惊喜。总在预期范围内做计划，很难收获惊喜。”



隔花人在西双版纳地摊上卖诗

“诗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”

2020年开始写诗，李佳奇说写诗是情绪的释放。

李佳奇回忆，因为刚上大一，陌生的生活环境、陌生的人群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疏离感。他试图在诗歌里找到不一样的情感寄托，“从创意写作课之后我开始读诗、写诗。”

对李佳奇来讲，写诗是一种情绪的释放，“诗歌的表达更隐晦，情绪会被隐匿的写进诗里，不需要写实的描写。”

被问到什么是诗，“把灵魂最深处的想法、呐喊或是渴求写出来就是诗，就像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集，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处的需要。”李佳奇说，诗歌不像小说有很多激情，不像戏剧有很多冲突，需要完全静下心来感受。

写诗之初李佳奇写想法和情绪，写形而上的东西。回头看，一些空泛的内容是没有力量的。

疫情期间，李佳奇开始把目光看向更真实的世界。“在此之前，我对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，静下心来关注、思考的时候很少。”此后，他写城市古老的教堂、古树下的老人，写冬季的大雪、写被雕塑的石头……

最开始写诗，李佳奇给公众号投过稿，过稿后会有稿费，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。后面他逐渐从公众号投稿转向了期刊杂志投稿。“一开始投也是没有任何回应，2021年才开始有反馈。投稿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，如果能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也是对自己创作水平的认可。”除了投稿可以拿稿费，参加诗歌创作比赛，获奖后也能拿到奖金。

2022年李佳奇开始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诗。除此，他还在平台上定期分享向诗刊投稿的经验，分享国内外优秀诗人的诗集，分享过稿经验。写诗2年多，李佳奇的诗被包

括《绿风诗刊》《鸭绿江》在内的多家杂志收录。社交平台上找他咨询的年轻人很多，投稿的渠道、投稿的邮箱，也有人加他好友分享作品。

李佳奇认为，当下文学是被边缘化的，写诗更加边缘。“文学被边缘和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关，快节奏的生活，很多人需要为生活打拼，大家无暇顾及精神世界。”虽然热爱诗歌，但很难将写诗作为主业，“没办法解决收入来源，很多人希望是这样，但现实并不允许。”

从出生到上大学，李佳奇一直生活在哈尔滨。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他想离开家乡去尝试不同的东西，但选择需要勇气。

李佳奇把纠结、焦虑的情绪写进诗里，希望经由诗歌找到正确的出口。大三即将过去，李佳奇还没有想清楚未来的规划，“想要跌宕起伏的人生，注定会失去安逸，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。” 据澎湃新闻